



朗朗書房
LANGLANG BOOKSTORE

前尘事

一本醒世录

映照古今社会

末代画卷描摹

两世悲欢

岁无痕

黄云凯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ound & Translation Press

前尘事 岁无痕

黄云凯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前尘事, 岁无痕 / 黄云凯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117-2817-3

I . ①前…

II . ①黄…

III . ①《醒世姻缘传》—文学研究

IV . ①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7205 号

前尘事, 岁无痕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 巍

策划编辑: 黄海明

责任编辑: 陈 芑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1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自序：无因缘的相遇相知

///

书与人同，也有遇与不遇之分：遇者如《红楼梦》，不等终篇就被争相传阅，以致有断臂之憾，尽管残缺，却仍然独占中国古典小说之鳌头；至于不遇者，则如恒河沙数，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的不知凡几。相比于那些早已逝去的文字，《醒世姻缘传》无疑是幸运的，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至少它还活着，虽然活得如此寂寞。

《醒世姻缘传》自问世以来，虽然代有知音，但似乎从来没有风光过。在它问世之前，四大奇书的座次就已由冯梦龙老先生排定，它们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这也罢了，谁叫咱生得晚呢？好容易盼来第二次“华山论剑”，四大名著再排位置。这一次，《金瓶梅》因为对“亲密行为”写得太多太具体太少儿不宜而被取消了资格，它的位置由《红楼梦》接替，《醒世姻缘传》再次无缘中国小说榜。

民国改元，《醒世姻缘传》终于时来运转，它俘获了问世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粉丝，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胡适对《醒世姻缘传》可谓一见倾心，他赞道：“它包含有中国古代小说中最有价值的社会史料

和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他大胆地预言：“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社会风俗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经济史（如粮食价格、如灾荒、如捐官价格等等）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政治腐败、民生苦痛、宗教生活的学者，也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应该说，胡适写小说虽然是个外行，但评价《醒世姻缘传》却是一语中的。他一眼就看出了这部小说的最大价值——一部关乎生存的末代社会浮世绘。

不管如何，总算听到掌声了，而且还是名满江湖的胡适博士在叫好。万事开头难，只要有人开头，后面的就好办了。由于胡博士的抬轿，另外两个人也成了《醒世姻缘传》的拥趸，这两个人的来头也不小，他们是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和文坛才女张爱玲——都是真正的文学青年。

徐志摩在为亚东版《醒世姻缘传》写的序^①里回忆了自己初读这本书时的情境：

我一看入港，连病也忘了，天热也忘了，终日看，通宵看，眼酸也不管，还不时打连珠的哈哈。太太看我这疯样，先是劝，再来是骂，最后简直过来抢书。“有什么好看？”她骂说，“这大热天猴在床上，逼着火，你命要不要，你再也不放手我点火把它烧了，看你看得成！”我正看了书里（太太）的怒容，又看到（眼前）太太的怒容，乐得更凶了。我乐她更恼。天幸太太是认字的，并且也是个小说迷，我就央说：“太太，我们讲理好不好，我翻一两节给你看，如果你看不出妙处，如果你看了不打哈哈，那我认输，听凭你拿走，或是撕或是烧！”她还来不及回话，我随手翻了一回给她看——也许是徽州人汪为露那一回，也许是智姐急智那一回，也许是狄希陈坐“监”那一回，也许是相于廷教表兄降内那一回，也许是白姑子着贼请先生那一回，我记不得了，反正哪一回都成。我一壁念，她先噤着口，还有气，再念下去她眼也跟着字句上下看，再念她口也开了，哈哈也来了……忽然她又收住了笑，伸手说：

① 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把所收到的《醒世姻缘传》版本加以排比与校对，出版了新的排印本。徐志摩应邀为这部书作序，胡适则应约准备考证出这部书的作者及写作年代。

“拿第一本给我！”

与胡适的社会学角度不同，徐志摩对《醒世姻缘传》的喜爱是纯文学的。他赞叹西周生“把中下社会的各色人等的骨髓都挑了出来供我们赏鉴，但他却从不露一点枯涸或竭蹶的神情，永远是那样从容，那样闲暇。我们想象他口边常挂着一痕‘铁性’的笑，从悍妇写到懦夫，从官府写到胥吏，从窑姐写到塾师，从权阉写到青皮，从善女人写到妖姬，不但神情语气是各合各的身份（忠实的写生），他有本领使我们辨别得出各人的脚步与咳嗽，各人身上的气味！他是把人情世故看得烂透了。他的材料全是平常，全是腐臭，但一经他的渲染，全变了神奇的了。最可钦佩的是他老先生的态度，永远是一种高妙的冷隽，任凭笔下写得如何活跃，如何热闹，他自己永远保持一个客观的距离”。为了免触众怒，他没有（当然也不能）公然推翻四大名著排行榜，只是很含糊地说：“《醒世姻缘传》是一个时代的写生，是我们五名内的一部大小说。”并且还说“也许有人要把它放得更上前”。

和徐志摩一样，张爱玲也毫不掩饰自己对《醒世姻缘传》的痴迷：

《醒世姻缘》是我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看我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给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好几年后，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有此三人抬桩，按说，《醒世姻缘传》应该大红大紫了吧？没有！在另一个文坛泰斗那里，《醒世姻缘传》吃了闭门羹，这位泰斗就是写《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鲁迅甚至没有用哪怕一个字提到《醒世姻缘传》——而他肯定是读过这部书的——他甚至对公开宣扬同性恋的《品花宝鉴》也给予了专章论述。

按说，这也是人之常情，没有哪一本书能让所有的读者喜欢。可是，

造化弄人，1949年政权易手，鲁迅被尊为新文学第一人，而《醒世姻缘传》的超级粉丝们全部被打入冷宫，这注定了这本书的寂寞。

鲁迅对《醒世姻缘传》的不置一词，在后来被推理为不屑一顾，这种推理让《醒世姻缘传》以这样的面孔被写进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不仅不能深刻地揭露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反而成为一部提倡封建道德和宣扬宗教迷信的作品。”“其反动政治倾向性是极其鲜明的。”“它在基本思想倾向上成为腐朽落后的东西。”而同期对《金瓶梅》的描述是这样的：“小说把庞杂的故事情节，组织得有条有理；语言酣畅明快，也都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

正因为这样，当中国的小学生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耳熟能详时，当中国的中学生对《金瓶梅》《红楼梦》略知一二时，当大学中文系学生以未读《红楼梦》为耻时，没有人知道《醒世姻缘传》。

它被屏蔽了。

被屏蔽的《醒世姻缘传》只在研究明清小说的学人圈子里传阅，十多年来，先后有付丽、段江丽、夏薇三位女士出版了相关专著，书名都叫《醒世姻缘传研究》。虽然相比于《红楼梦》研究的盛况，《醒世姻缘传》研究仍显寒酸，但较之于过去，也可算是盼得云开见日头了。

然而，对于一般的读者，《醒世姻缘传》仍旧寂寞于视野之外。我曾和一位高中语文教师谈起过《醒世姻缘传》，这位毕业于我国顶级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女孩很不屑地说：“鸳鸯蝴蝶派的东西，我从不感兴趣。”我当场晕倒——那是一位在学生中以博学闻名的老师，从小在图书馆泡大，是个对《天工开物》的版本都了如指掌的才女。

我想，这是个误会。这个误会在《肉蒲团》被拍成3D电影的今天显得尤为明显。

珍珠玛瑙、翡翠玉璧，无疑是人间至美之物，但也只有在天鹅绒上，在聚光灯下，才能散发出迷人的光华，如果置之于墙角、覆之以尘土，则其美不如溪底之石。

我总认为，作为一部描写寻常人生的伟大作品，《醒世姻缘传》应该在寻常人中被阅读被感受以至于被喜爱，而绝不应该只打开在少数学者的眼前。为了这点小心愿，我不自量力，打算用这本小册子，用日常的而不是学术的语言，将《醒世姻缘传》展开在万千读者的面前。希望我的努力能够消除横亘在《醒世姻缘传》与读者之间近四百年的隔膜。

目 录

自序：无因缘的相遇相知	///	001
前尘多事，岁月无痕		
胥吏横行的世界	///	002
该出手时就出手	///	015
桃源虽美不回头	///	018
不幸的婚姻是人脖颈上的瘰癧	///	021
神鬼出没的荒诞	///	029
被调侃的宗教	///	035
触目惊心的“人相食”	///	038
明末的房价、物价与工资	///	042
有礼走遍世界	///	047
语言里的原生态	///	054
忽悠没商量	///	058
笑死人不偿命	///	063
不完美的快乐	///	072
今朝醉梦，人世百态		
小说主要人物简表	///	082
从《金瓶梅》开始的地方开始	///	086
“弱男”狄希陈	///	092
长不大的熊孩子	///	094
初恋——书生与小姐的桥段	///	101

娶妻如此，不如嫖娼	///	109
人生若只如初见	///	128
食色，性也	///	143
买来的“副处级”	///	149
我们都是狄希陈	///	158
一生倒行只为恨	///	160
婚姻让女人愚蠢	///	176
留不住的青春少年	///	182
绝望后的幻想	///	189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	197
三个半“半边天”	///	203
没有实力一样称霸	///	210
破家县令，灭门令尹	///	221
姑子也风流	///	229
四大名医各有绝活	///	234
老师并不都是斯文人	///	248
“惧内班”里的副班长	///	257
两大酸人	///	263
三地媒婆，其实一人	///	268
仆人难当，小人难养	///	274

因缘聚散，书里书外

邈邈衣，惊艳貌	///	288
谁家的鸡下了这么个大金蛋	///	292
熟而未烂——三十岁不可不读	///	307
后记：没有始终精彩的书	///	311

前尘多事，岁月无痕

韩寒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每一本有思想的书，都是作者面对这个世界的独白——西周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胥吏横行的世界

///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每一个哲学家或者哲学流派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文学也一样，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有助于读者看清世界的本质。

自古以来，中国的老百姓都盼望遇到一个好皇帝，都希望自己的父母官是包拯、海瑞一样的青天大老爷。殊不知好皇帝和清官固然少，即使有，他们直接接触老百姓的机会也少得可怜。**真正和老百姓打交道的是胥吏，老百姓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捏在胥吏手里。**

在《醒世姻缘传》里，清官大约十之二三，赃官约十之七八，而胥吏则无一例外是食人的“蝗虫”。下面就来看看这些“蝗虫”的吃人行径吧。

小说中涉及的第一起司法案件，是因计氏之死而引起的计、晁两家的官司，在这起案件里唱主角的是武城县的两个快手（旧时衙署中专管缉捕的差役），一个叫伍小川，一个叫邵次湖。

两个快手先到计家，会过计家父子，才到晁家。用意当然是看看计家父子如何表示，以便“看菜下饭”。计家人认为自家理直，就没有怎

么理会这两个差役，晁源当时还在想和计家私了，所以也只送了二两银子——大头在后面。

计家不肯私了，晁源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反诉计家。要想赢官司，就得先把有关人员招呼好。投状之前，晁源将伍小川和邵次湖请到家：一面下了请帖，摆了齐整酒席请那两个差人吃酒，每人送了四十两银子；跟马的小厮，每人一两；两个的副差，每人五两；买嘱一班人都与晁大舍如一个人相似，约定且不投文，专等通州书到。（引文参考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读者可不要小看了四十两银子，当时一个私塾先生一年的工资一般也就四十两银子（《儒林外史》中周进的束脩一年才十二两），而一个厨子一年的工资也就三两银子（电视剧《武林外传》中同福客栈的伙计一年的工钱是二两四钱，大致差不离），考虑到包食宿的问题，将食宿折成白银，大概可以抵得半年工资——即使如此，伍小川和邵次湖这次的收入也至少相当于现在一个小学教师八个月的收入——约合人民币两万元。

伍小川和邵次湖收了晁源的钱，当然要与晁源消灭。经过两个差人的操作，晁源用七百两银子外加六十两黄金摆平了案子，其中五百两银子和六十两黄金进了胡县令的腰包，剩下的二百两分配如下：

那使用的二百两银子与了那传递的管家五十两，分与两个外差每人十两，又与那两个跟马的每人一两。其余的，两个差人都均分入了己。

如果算得不错的话，应该是每人六十四两——又是一个小学教师一整年的工资。一个案子办下来，光是收被告的钱，就是每人一百零五两，相当于一个厨子三十五年的工资。

政以贿成，收了钱的政府工作人员是这样办案的：

只是那晁大舍里里外外把钱都使得透了，那些衙门里的人把他倒也不象个犯人，恰象是个乡老先生去拜县官的一般，让到寅宾馆里，一把高背椅子坐了，一个小厮打了扇，许多家人前呼后拥护卫了。两个原差把那些妇女们都让到寅宾馆请益堂后面一座亭子上坐了，不歇的招房来送西瓜，刑房来送果子，看寅宾馆的老人递茶，真是应接不暇。

这两个和蔼可亲的差役，在对待原告计家父子时却是另外一副嘴脸。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收了晁源的好处，胡知县对原被两造各打五十大板，处罚晁源的同时也罚了计家八刀纸，每刀折价六两银子，共计四十八两银子。计家没钱，胡知县就判晁源退回计氏陪嫁的一百亩地，让计家卖了地交罚款。晁源为了为难前岳父和前妻兄，就借口田里的庄稼没收，一直拖着不还田，还唆使伍小川和邵次湖两个衙役去催逼计家父子交罚款。伍小川两个受了晁大舍的嘱托，那凌辱作践，一千个也形容不尽那衙役恶处！

老天有眼，贪渎的胡知县发疾病死了，来了个嫉恶如仇的褚推官，不但替计家翻了案，而且将这两个如狼似虎的差人打了个半死，判了徒刑——死在了路上。

贪官胡知县手下的衙役敞开了收钱，清官褚推官手下的胥吏又如何呢？褚推官重新审理计、晁两家的案件，差人去提被告晁源和珍哥，且看当时的情形：

差人道：“褚爷的法度甚严，我们也不敢领饭，倒是早些起身，好赶明早厅里投文。”晁源道：“既与人打官司，难道不收拾个铺盖，不刷括个路费？没的列位们都带着锅走哩！”差人道：“若是如此，相公叫人快收拾你自己行李便是，我们倒不消费心。褚爷是什么法度！难道我们敢受一文钱不成？”

果真如此吗？

（晁源）又收拾礼出来谢那差人、捕衙众人，共三十两。那四个婆娘，每人四两；刑厅两个差人，晁源自己是八十两；又与高四嫂、海会、郭姑子每人出了五两，共十五两。许那高四嫂的东西也一分不少，都悄地的送了。央禹明吾转说，若肯把珍哥免了，不出见官，情愿再出一百两银子相谢。那两个厅差说道：“禹师傅，你与我们是上下表里衙门，你说，我们岂有不依的？况晁相公待我们也尽成了礼，不算薄待；况且一百两银子，我们每人分了五十，岂不快活？但褚爷注意要这个人，我们就拚了死，枉耽

了罪过，这珍哥终是躲不过的，倒是叫他出去走一遭罢了。我们既得了晁相公这般厚惠，难道还有甚么难为不成？”

这是审案前——晁源送的钱也只能管到审案前，审案后就得另外交费了：

晁源央那差人要他松放了扭镣。差人道：“这扭，相公，你不是带得惯的，娘子是越发不消说得了，这是自然要松的，我们蒙相公厚爱，也自然允肯。叫相公、娘子带了走路？只是还在城里，且不敢开放。褚爷常要使人出来查的。万一查出，我们大家了不得。待起身行二三十里路方好开得哩。”收拾了行李，备了头口，扎缚了车辆。晁源因带了手扭，不好骑得马，雇了一顶二人小轿坐着，妇人上了车辆，伍圣道两个依旧上了板门。

无奈这一次晁源没有领会差人的意思，以为这开枷锁的费用也包在上次的费用里，所以出城后求差人开锁时就碰了钉子：

行有二十余里，晁源又央差人放扭。差人道：“这离临清不上百十多路，爽俐带着走罢；放了，到那里又要从新的钉，大觉费事哩。”

幸好晁源醒悟得快，立马掏了四十两银子送给两个差役，差人才将枷锁开了。

所谓的枷，所谓的锁，都是国家机器的象征，现在却成了胥吏牟利的工具。戴，或者不戴，都是差人一句话。

天气渐夜上来，寻了下处。那晁源、珍哥就如坎上一万顶愁帽的相似。那伍小川也只挨着疼愁死。只是那些差人欢天喜地，叫杀鸡，要打酒，呼了几个妓姐，叫笑得不了，这都是晁源还账。睡到明日大亮，方才起来梳洗，又吃刮了一顿酒饭。晁源与他们打发了宿钱，一千人众方又起身前进。进了临清城门，就在道前左近所在，寻了下处。众人吃晚饭，差人仍旧嫖娼嚼酒个不歇。

这就是号称“法度森严”的褚推官手下的衙役——一文钱不收，要收就几十上百两地收——可见官有清官与赃官之分，胥吏则是天下乌鸦

一般黑。

褚推官将案子翻了，珍哥被关进了大牢，但并不意味着晁源的事就完了。

一面先着人送了酒饭往监中与珍哥食用；又送进许多铺陈，该替换的衣服进去；又差了晁住拿了许多银子到监中打点：刑房公礼五两，提牢的承行十两，禁子头役二十两，小禁子每人十两，女监牢头五两，同伴囚妇每人五钱。打发得那一千人屁滚尿流，与他扫地的、收拾房的、铺床的、挂帐子的，极其掇臀捧屁；所以那牢狱中苦楚，他真一毫也不曾经着。次早，又送进去许多合用的家伙什物并桌椅之类。此后，一日三餐，茶水，果饼，往里面供送不迭。

· 这哪里是坐牢，这和住宾馆有什么区别吗？旧典史调走了，新典史上任，到监狱里巡视，看到的情景是：

别的房里黑暗地洞，就如地狱一般，惟有一间房内，糊得那窗干干净净，明晃晃的灯光，许多妇人在里面说笑。典史自推开门，一步跨进门去。只见珍哥低着头，上穿一件油绿绦机小夹袄，一件酱色潞绸小绵坎肩；下面岔着绿绸夹裤，一双天青劈丝女靴；坐着一把学士方椅，椅上一个拱线边青段心蒲绒垫子。地下焰烘烘一个火炉，顿着一壶沸滚的茶；两个丫头坐在床下脚踏上；三四个囚妇，有坐矮凳的，有坐草墩的。

典史很奇怪，问这是谁呀，打扮得这么花枝招展的？禁子们赶紧跪下磕头，告诉典史这是谁谁谁，是怎么关进来的。典史一下子就怒了：“原来是个囚妇，我只道是甚么别样的人！这也不成了监禁，真是天堂了！若有这样受用所在，我老爷也情愿不做那典史，只来这里做囚犯罢了！”典史吩咐，将珍哥立刻上匣床绑了，混进监狱的晁家家人一并锁上，所有禁子每人十五大板。

如果写新闻报道的话，这一节应该叫做“典史亲自巡监，怒斥不正之风”。按说，典史大人很生气，后果应该很严重。不过，小珍哥你不要急，你晁哥哥有的是银子，银子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晁源）叫家中快快备办卓盆暖酒，封了六十两雪花白银，又另封了十两预备。叫家人在厅上明灼灼点了烛，生了火，顿下极热的酒，果子按酒攒盒，摆得齐齐整整的；又在对面倒厅内也生了火，点了灯，暖下酒，管待下人……典史就要起身，晁源还要奉酒，典史道：“此酒甚美，不觉饮醉了。”晁源道：“承老父母过称，明早当专奉。老父母当自己开尝，不要托下人开坏了酒。”典史会了这个意思，作谢去了。

典史回去后，第一件事就是叫出巡夜的禁子，吩咐说：“把那个囚妇开了匣，仍放他回房去罢。”这一次典史给出的理由是：标致妇人不禁磕打，一时磕打坏了，上司要人不便。

答应典史大人的酒，晁源亲自准备：

次日清早，晁大舍恐那典史不放心，起了个绝早，拣了两个圆混大坛，妆了两坛绝好的陈酒。昨晚那六十两银子，原恐怕他乔腔，就要拿出见物来买告，见他有个体面，不好当面**褻渎**（这个词用得真有意思）。他随即解开了封，又添上二十两，每个坛内是四十两；又想，要奉承人须要叫他内里喜欢，一个坛内安上了一副五两重的手镯，一个坛里放上每个一钱二分的金戒指十个，使红绒系成一处；又是两石稻米，写了通家治生的礼帖，差了晁住押了酒米；又分外犒从银十两，叫晁住当了典史的面前，分犒他衙门一千人众，众人都大喜欢。

典史收下如许物事，自然高兴，前天晚上的怒气当然就抛到了九霄云外，拍着晁源的肩膀说：“昨日监中实是不曾晓得，所以误有冲撞。我昨晚回来立刻就叫人放出，仍送进房里宿歇去了。拜上相公，以后凡百事情就来合我说，我没有不照管的。”

从此以后，典史和晁源就像兄弟一样，时常走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经常联系犯人家属，了解犯人的思想动态。

当然，武城县监狱毕竟不是某城监狱，条件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特别是夏天一到，难免就有臭虫啊蚊子啊蛇蚤啊什么的，从隔壁又脏又臭的牢房里爬过来。晁源心疼珍哥，就想能不能在监狱的空地上给珍哥